

## ※ 臺灣高等院校經學課程專輯 ※

# 戰後(1949-2014)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禮學課程的發展與內容

鄭雯馨\*

### 一、前言

清朝末年「廢除科舉制標志經學在制度層面的終結」，經學的龍頭地位不再，然其精髓早已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<sup>1</sup>。一九一二年民國政府廢止師範、中、小學讀經科，此後一年頒布的〈大學令〉、〈大學規程令〉也相繼廢止經學科。雖然如此，王應憲考察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間各大學開設的課程，經書被歸併於哲學、文學、歷史等現代學科，經學史、群經通論、經學通論、群經要略、經學入門等課程在四十餘所大學均有開設，普及範圍、持續時間均具有相當程度的規模<sup>2</sup>。一九四九年戰後臺灣的經學教育，因播遷學者宣揚經學，加上各級學校講授經學課程、設立碩士與博士班、編輯經學通俗讀本等關鍵因素，使臺灣成為發揚經學的聖地<sup>3</sup>。

經學可以從不同面向賦予定義：從內容性質而言，是「先王設教」、「先王正典」、「大雅之論」<sup>4</sup>、「經稟聖裁，垂型萬世」<sup>5</sup>，蘊涵雅正之言，足為後人效法；論其

---

本文曾宣讀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「傳經授業——戰後臺灣高等院校中的經學課程與經學教育」學術研討會（2018年6月8日），承蒙葉國良師惠閱與諸位師長建議；投稿至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，復蒙匿名審查者指正，敬致謝忱。

\* 鄭雯馨，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。

<sup>1</sup> 王應憲：〈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〉，《中國學術年刊》第35期（2013年9月），頁110。

<sup>2</sup> 同前註，頁109-130。

<sup>3</sup> 林慶彰：〈序〉，林慶彰主編：《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3年），頁III-V。

<sup>4</sup> 〔唐〕魏徵等：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年），卷32，頁947-948。

<sup>5</sup> 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總敘》（香港：迪志文化出版公司，2007年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電子版），

作者，為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及其弟子等先王聖人的思想學說<sup>6</sup>；論其作用，為經世致用、教化；就著作來說，以十三經及其注疏為對象；論其體系，有經、傳注說記、義疏之別；就其影響而言，則形塑近二千年的古代社會、文化、政治。經過宋代疑經改經、明清考據學乃至民國疑古思潮等變遷歷程，學者重新檢視經書作者與內容，以先王、聖人及其弟子為作者的預設受到強烈地質疑與批判，連帶地影響到內容的認知與評價<sup>7</sup>。今若欲探討經學教育，當實質地面對這段歷史發展。事實上，在作者受到質疑的情形下，經書內容並未因此失去價值，經書在歷史上、在現代的作用與影響，也未一筆勾銷<sup>8</sup>。特別是經學影響社會文化，「經典形成文化群體價值觀的源頭」<sup>9</sup>，而文化的傳承兼有文字閱讀、實踐等面向，不讀經書不等於價值觀或為人處世未受到影響<sup>10</sup>。那麼經學教育及教育所預設的「傳承」，也能因時制宜而富含開闊的想像空間或可能性。

學界對近代經學的內容與發展，具豐富的研究成果。相形之下，經學教育的探討卻顯得有些零星或稀少。研究需要人才，人才有賴於教育培養。經學課程該如何教？因應不同階段的學生，是否有不同的做法與考量<sup>11</sup>？當為推廣與深化經學教育

---

卷1，頁1。

<sup>6</sup> 林慶彰：〈中國經典權威形成的幾個原因〉，《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2年），頁25-33。

<sup>7</sup> 如：池田秀三強調「經學」與「經學之學」的區別，認為：「經學乃以六藝作為絕對真理而展開的學問，即這門學問的前提是以經書作為聖書來信奉的。」「在《周禮》為『周公致天下太平之跡』這一信仰或原則之下所進行的研究才是禮學，而植根於近代精神的研究從一開始就不具備這種信仰，嚴密而言，並不是禮學。」進而提出「經學的思想研究」。見氏著，石立善譯：〈經學在中國思想裏的意義〉，《中國經學》第14輯（2014年12月），頁1-6。按：池田氏自言從「狹義」、「限定地理解經學」（頁3），本義乃在指出古、今經學研究的立足點當有所不同，及日後可發展的面向。同時卻也顯示傳統經學定義與預設在現代面臨的質疑。關於經典權威的消解，可參林慶彰：〈中國經典權威消解的幾個原因〉，頁47-64。

<sup>8</sup> 詳參葉國良：《經學通論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17年），頁727-773。

<sup>9</sup> 楊晉龍：〈看書何如讀書精：讀經與研究探論〉，《中國經學》第11輯（2013年6月），頁202。

<sup>10</sup> 楊晉龍：〈傳統學術研究與經學關係：論經學在傳統學術研究中的地位〉，新竹教育大學中語所演講，102年6月6日。

<sup>11</sup> 黃碧端說：「文學院的最大課題其實是師資和學生素質，然後才是課程。」見氏著：〈大學文學課程往何處去？〉，《中外文學》第23卷第8期（1995年1月），頁29。就經學教育而言，同樣可分為師資、學生素質、課程等面向探討，惟前二者有賴主客觀條件的配合，課程則相對穩定地呈現知識傳承與體系，本文謹就此進行討論。

的重要議題。王應憲以為一九三〇年代的經學教育在三種課程得到延續：其一為國學概論，通過四部分類或在形式上稍加改造以概述經學傳統；其二為經學歷史與經學通論，闡述傳統經學歷史的思想之變遷，或以史含論，或以論概史；其三為經書選讀與專經研究，以講授十三經內容為主<sup>12</sup>。其說誠然。今觀戰後臺灣的大學課程，或可加上「訓詁學」——透過訓詁的內容、方法、體式等呈現經學詮釋的面向。

戰後臺灣的經學教育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（以下簡稱臺大中文系）以其歷史悠久、經學課程完整、師長學養深厚而望重士林等各項條件，足為龍頭，尤其孔德成先生所開設的禮學課程更是影響深遠。因而本文擬以一九四九年至二〇一四年為主要時段，說明臺大中文系禮學課程的發展與內容。首先據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》與官網內容，說明該系大學部、研究所的禮學課程發展。其次，孔德成先生推動臺大中文系禮學教育影響最著，故擬據其所開設之三《禮》課程，闡述研究所的課程內容與進行方式。其三，以孔先生的弟子葉國良教授開設的中國傳統生命禮俗課程，描述大學部禮學課程的內容與進行方式。上述關於研究所與大學部禮學課程的說明，當可作為禮學教育的參考。特別要說明的是，筆者雖受教於二位先生，然個人努力不足、學養淺薄，敘述如有疏失，責在筆者。

## 二、臺大中文系及其禮學課程的發展

以下將根據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》、臺大中文系網頁內容<sup>13</sup>，說明該系所的發展及其禮學課程的演變。

### （一）臺大中文系的發展

一九二八年（民國十七年），日本政府在臺灣成立臺北帝國大學，最初設文政、理農二學部。次年，文政學部「文學科」增設「東洋文學講座」，以中國文學為主要講授內容，此即臺大中文系之前身。

東洋文學講座之必修課程中，與中國文學相關者，初期有「東洋文學概論」、

<sup>12</sup> 王應憲：〈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〉，頁 110。

<sup>13</sup>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：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(1929-2014)》（臺北：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14年）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官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cl.ntu.edu.tw/main.php>，檢索日期：107年3月30日。

「東洋文學史」、「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」等，民國二十年以後有「東洋文學普通講義」、「東洋文學特殊講義」、「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」等。此類課程猶未及全部必修課程學分之半數，就研讀中國文學的領域而言，該講座課程仍未臻完備。

民國三十四年(1945)，臺灣光復，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，初擬改名「國立臺北大學」，後定名為「國立臺灣大學」。臺灣大學依我國學制，將原各「學部」改稱「學院」，文政學部分為文學及法學兩學院，「科」改稱「系」。文學院初設中文、歷史、哲學三系，臺大中文系由此正式成立。民國四十六年，設立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，五十六年復增設博士班。六十一年於夜間部增設中國文學系，八十六年，夜間部改制為進修學士班（九十五學年度已停招）。九十七年，成立「國際學生學士班」。

民國三十四年成立之初，聘吳守禮、黃得時二先生為副教授，延續部分原臺北帝國大學之學風。三十五年，魏建功、臺靜農等學者相繼來臺講學或擔任助教，接續大陸中國文學系之學術傳統。三十七年以後，戴君仁、毛子水、董作賓、董同龢、孫云遐、史次耘、王叔岷、屈萬里、何定生、李孝定等望重士林的先生陸續任教，奠定經學、思想、文獻學、文學、語言、文字等各領域的發展基礎。從而使全國最早設立的中文系，具備學科綜合、領域完整的特色。七十多年來，該系一直秉持著讓各領域均衡發展，經、史、子、集都均衡地讓學生得到訓練<sup>14</sup>。

該系雖非專門的研究機構，為了維持良好的教學品質，充實自身學養，教師多致力於研究工作，並將其研究所得，開課講授，故能造就各方面之人材，使學術傳統綿延不絕。以下將依序說明臺大中文系開設的禮學課程<sup>15</sup>。

## （二）禮學課程的發展

臺大中文系為培養語文教學或學術研究的人材，在發展過程中陸續設立大學日間部、夜間部（後改為進修學士班）、研究所等，各學習階段均曾開設禮學課程，以下將依序說明<sup>16</sup>。

<sup>14</sup> 此為臺大中文系前主任李隆獻教授於2015年9月11日於臺大中文系會議室舉辦「臺灣中文學會『中文系所之課程與發展』座談會」之發言，其後整理為文稿，刊於《臺灣中文學會通訊》第15期（2015年10月），頁23。

<sup>15</sup> 國際學士班至106學年度第二學期，始開設禮學課程，故未列入說明。

<sup>16</sup> 為呈現課程脈絡的完整性，1949年前後的課程附帶說明。

大學日間部的禮學課程，包括孔德成先生曾開設《禮記》課程（45-1~50-2 學期）、三《禮》專題研究（51-1~53-2），龍宇純教授講述《禮記》（61-1~61-2），章景明教授開設《禮記》（83-1~84-2、86-1~90-2、92-1~99-2、101-1~102-2），葉國良教授講授中國傳統生命禮俗（93-1、96-1、97-1、98-1、99-1、102-2）。

大學夜間部（進修學士班）的禮學課程為章景明教授開設《禮記》課程（72-1~76-2、78-1~80-2），葉國良教授講授《禮記》（82-1~83-1、86-1~87-2）、《禮記》選讀（90-2），彭美玲教授講授《禮記》（94-1~94-2）。

研究所的禮學課程，包括孔德成先生開設《禮記》（45-1~50-2）、三《禮》專題研究（51-1~53-2、87-1~88-2、90-1~90-2）、《儀禮》研究（54-1~55-2、66-1~66-2）、《禮記》（56-1~56-2、65-1~65-2）、三《禮》研究（67-1~86-2、89-1~89-2、92-1~92-2、95-1~95-2）、三《禮》綜合研究（88-1~88-2、91-1~91-2、94-1~94-2）、三《禮》專題研究（90-1~90-2、93-1~93-2、96-1~96-2）。葉國良教授開設朝禮聘禮研究（97-2）、射禮研究（98-2）、喪禮研究（101-2）、古禮書與古禮儀節研究方法討論（102-2）。

從四十五學年度至一〇三學年度，持續開設禮學課程，可見其受重視程度。總計於大學部教授禮學課程者，有孔德成、龍宇純、章景明、葉國良、彭美玲諸先生，多以《禮記》為主要開課範圍。其中，七十六學年第二學期至七十九學年間，《禮記》曾列為大學必修課之一。於研究所傳授禮學課程者，有孔德成先生、葉國良教授，以三《禮》、《儀禮》為主。由於該系研究所課程在六十學年以前，多兼為大學部課程，因而出現早期課程名稱重疊的現象，如《禮記》（45-1~50-2）、三《禮》專題研究（51-1~53-2），其後研究所課程單獨開設。另一方面，八十七學年之後，出現研究所課程名稱輪替，課程內容卻逐年遞講，不因課名而重複。根據孔先生口述，為符合校方行政作業以便學生選課，且禮學須長期沉潛方有所得，因而採輪替課名之法。臺大中文系的課程演變，為大學發展的軌跡留下見證。

除了課程之外，該系配合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，分別籌組「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、發展與轉化」（前期為「戰國學術研究整合型計畫」2006-2007）與「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」兩大整合型研究計畫，結合系上各領域專業研究人員，提出開創性的新研究方向。前者為「五年期（2006-2010）」之中程計畫，研究主題為「戰國學術」，區分為「前二年」（2006-2007）和「後三年」（2008-2010）兩階段。「前二年」計畫集中研究「戰國典籍之形成」，包括「出土文獻與二戴《禮記》研究」、「《易傳》的形成及其思想的演變」及「《老子》文本與思想之

形成」三個主題。這三個主題包括了「經」、「子」兩方面。「後三年」則在「前二年」的基礎上，拓展為經、史、子、集四方面的互涉，以及戰國文獻本身的性質與發展等課題進行研究；以禮學為研究對象之一，使教學與研究相互灌注，提升成效。結合新出土文物與傳世文本研究，既能溯本探源，也有助於創發文化內涵與面向。

據上述，臺大中文系禮學課程的奠定與推動，最重要的人物誠屬孔德成先生(1920-2008)。孔先生在五十三學年度以前曾陸續在大學部開課，此後以研究所課程為主，其弟子章景明、葉國良教授則承擔大學部禮學講授，以下依序述之。

### 三、孔德成先生研究所「三《禮》」學課程的講授

孔德成先生自幼先後受教於王毓華、莊陔蘭、呂金山三位老師。王毓華教導的課程有國文、算術、歷史、地理等科目，內容以新學為主。莊陔蘭為清末翰林，教授經書、國學、書法等，孔先生書法初從二王入手，後轉顏體及北魏張猛龍碑，並精於甲骨、金石文字。其後，莊氏介紹舉人呂金山進入孔府任教，先生所學便以儒學為主，新學為輔。期間，曾師從詹澄秋學琴，從吳伯簫學英語<sup>17</sup>。民國二十四年一月，國民政府任命先生為「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」，予以特任官待遇；孟子、顏子、曾子之後裔亦為奉祀官，屬簡任官待遇；並為諸奉祀官安排戴季陶、丁惟汾、孔祥熙等三位導師，「真正在學術上承擔導師之責的只有丁惟汾一人」<sup>18</sup>。民國三十五年，因慷慨允諾保存山東省立圖書館珍貴書籍文物，而結識屈萬里、王獻唐，開啟長達半個多世紀亦師亦友的情誼。民國三十七年，先生前往美國耶魯大學任研究員，進行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與研究，與羅常培相善。自民國四十四年起，先生受聘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及考古人類學系兼任教授，迄辭世而止。期間在臺灣大學、輔仁大學講授三《禮》、金文、殷周青銅彝器等課程，長達五十餘年，裁成弟子甚眾。以研究禮學的學位論文而言，碩士論文包括章景明《先秦喪服制度考》、洪乾佑《《禮記》中所表現的社會情況》；博士論文如李聖愛《《儀禮》

<sup>17</sup> 孫芳：〈詩禮傳家——以新發現的孔德成考試本談末代衍聖公教育〉，《山東檔案》，2016年第4期，頁20-21。

<sup>18</sup> 上述師承，參李俊頌：〈「文治」與聖裔：國民政府對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〉，《抗日戰爭研究》，2018年第2期，頁128、136。

《禮記》喪禮與韓國喪禮之比較》、章景明《周代祖先祭祀制度》(與屈萬里聯合指導)。民國五十四年,受東亞學術計畫委員會贊助,與臺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教授領導中文系、人類學系研究生曾永義等十餘名,以出土資料驗證《儀禮》經文。為順利推動計畫,《儀禮》復原小組成立後,孔先生每週二、四、六為小組成員上課,就儀節、宮室、車馬、器具、服飾等設立專題研究<sup>19</sup>。其後撰成《儀禮復原叢刊》凡十餘種,由臺灣中華書局出版。五十六年,自費領導拍攝「儀禮士昏禮」黑白影片,於五十八年完成,突破鄭玄以來禮圖不連貫之缺陷,為世界首部古禮電影<sup>20</sup>。部分禮器研究成果,為臺北孔廟祭孔禮樂改進委員會的重要參考,進而影響臺中、高雄等地新建孔廟的禮器陳設<sup>21</sup>。

孔先生以為「《儀禮》一書,為我國先秦有關禮制、社會習俗,最重要而對於儀節敘述最詳盡的一部書」<sup>22</sup>,故三《禮》的講授,以《儀禮》為主,佐以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的記載。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「三《禮》專題討論」課程概述說:

古禮之研究,涉及之學術範疇極廣,且對古代文化之探討,古代文獻之解讀,關係亦極密切,故有深入研討之價值。本課程以《儀禮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三書為研究對象,選擇重要之古禮課題,諸如宗法、喪服等,作充分之講解。<sup>23</sup>

上課時,以藝文印書館出版的張爾岐《儀禮鄭注句讀》為教材,隨著課程進行,發放先生撰寫的〈三禮解題〉、〈儀禮十七篇之淵源及傳授〉、〈禮記解題〉、〈宗法略論〉、〈中國古代的家族組織〉及屈萬里〈二戴記解題〉等文章<sup>24</sup>,作為補充材料。

<sup>19</sup> 章景明之語,見汪士淳:《儒者行:孔德成先生傳》(臺北:聯經出版事業公司,2013年),頁196-197。

<sup>20</sup>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: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》,頁765。按:關於《儀禮》復原研究的述評,可參潘斌:《二十世紀中國三《禮》學史》(南京:南京大學出版社,2016年),上冊,頁432-448。

<sup>21</sup> 黃啟書:〈禮學研究〉,《臺大校友雙月刊》第114期(2017年11月),頁60。

<sup>22</sup> 孔德成:〈儀禮復原研究叢刊序〉,《儀禮犧牲少牢有司徹祭品研究》(臺北:臺灣學生書局,1973年),頁1。

<sup>23</sup> 臺大課程網,網址:<https://nol2.aca.ntu.edu.tw/nol/guest/index.php>,檢索日期:2018年4月10日。

<sup>24</sup> 關於孔先生的禮學研究特色與著作,詳參詹海雲:〈孔德成先生禮學研究之特色〉,《儒學的理論與應用: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論文集》(臺北: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,2015年),頁209-232。屈萬里:〈二戴記解題〉,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》第32集(1971年秋季號),頁299-310。

先生將個人研究成果融鑄於教學，使學生知其然與所以然。《儀禮》復原研究的成果亦為課程補充教材之一，如《先秦喪服制度考》、《士昏禮服飾考》。

課程的進行方式，除了每學期第一週概論三《禮》內容、說明參考書目，引領新修課的學生外，課程內容逐年遞講，連貫地傳授《儀禮》內容。課程接受外校選修與旁聽，筆者甫聽課的九十學年度，臺師大、輔仁、東吳等各大學學子、對禮學有興趣的社會人士齊聚一堂，擠滿臺大中文系第五研究室，能坐在門邊都算是幸運者。「老師上起課來興致很高，總是忘了下課時間，研究室的燈火也與椰林梢頭的星月相為輝映」<sup>25</sup>。以下說明先生授課內容與方式。

### （一）廣徵文獻細繹解經

先生授課，往往逐字逐句細講，早年授課甚至有一句經文，講三個小時。以〈既夕禮〉為例（加底線者為《儀禮》經文，括弧內為先生之講述內容）<sup>26</sup>：

士處適寢（適，音迪。適寢相對於平日居住的燕寢），寢東首于北墉下（寢東首，頭朝東睡下。有疾者朝「東」睡是古代的習慣，古人不朝西睡，因為血液循環、日落於西。後來五行家發揮「東」為生氣，表示春天。〈士昏禮〉新郎、新娘頭朝南睡。中國古代已經有床，但不常使用。《新中國的考古收穫》頁LXV II有古床復原圖，請同學傳閱）。有疾，疾者齊，養者皆齊（《論語》說：「子之所慎：齋、戰、疾。」可見齋戒的重要性。《禮記·祭義》：「致齊於內，散齊於外，……齊三日，乃見其所為齊者。」「齋」是清心寡欲，和一般日常作息不同。而古代的齋，和佛教又有不同，可以參考湯用彤《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》）。徹琴瑟，疾病，外內皆埽（《禮記·喪大記》：「疾病，外內皆埽。君、大夫徹縣，士去琴瑟。寢東首於北牖下。」內容相似。喪禮可以分為生者之服、亡者之服。生者之服，如〈喪服〉：「斬衰裳，苴經，杖，絞帶，冠繩纓，菅屨者。」〈既夕·記〉：「既殯，主人說髦。三日絞垂。冠六升，外繹，纓條屬，厭。衰三升。屨外納。杖下本，竹、桐一也。居倚廬，寢苫枕塊，不說經帶，哭晝夜無時，非喪事不言。歆

<sup>25</sup> 曾永義：〈我所知道的孔德成先生〉，《聯合報》副刊，2008年12月10日。

<sup>26</sup> 本文中，孔先生的講述內容為筆者於課堂所記。先生授課徵引的古籍原文，已重新核對原書，標明出處；金文部分，據中央研究院「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」進行核對、下載字形。如有疏失，責在筆者。

粥，朝一溢米，夕一溢米，不食菜果。主人乘惡車，白狗幣，蒲蔽，御以蒲菽，犬服，木棺，約綏，約轡，木鑣，馬不齊髦。主婦之車亦如之，疏布祔。貳車白狗攝服，其他皆如乘車。」《禮記·間傳》：「斬衰何以服苴？苴，惡貌也，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。斬衰貌若苴，齊衰貌若泉，大功貌若止，小功、緦麻容貌可也。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。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，齊衰之哭若往而反，大功之哭三曲而偯。小功、緦麻哀容可也，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。……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。」相較之下，《禮記》對於生者的生活記載較詳）。

先生引述相關資料，並比較《儀禮》與《禮記》相似記載下的差異性，講授內容周延而細緻。課堂上使用的《儀禮鄭注句讀》，藝文印書館印製為薄薄的六小冊，〈士喪禮〉隸屬第五冊；先生將各種補充資料寫在便條紙上，用迴紋針夾附於書頁上，所夾資料為原書的數倍之厚。在電子資料庫不興盛的年代裏，孔先生以其深厚的學養引經據典，講解經文。

講解經文字句的過程中，孔先生會進一步說明禮意，如：「復者行完『復』的動作後，另有人將此死者的衣服蓋在死者身上，以衣服為媒介物召喚靈魂，使靈魂附於衣服上，再將衣覆在屍體上，期望靈魂回到身體，使死者復活。中國人以形神分離為死亡。」「隨葬品其實反應了復活的觀念，希望死者復活後能持續使用生前之物。而棺木亦是為了保存完整的身體，以待復活時有完整的軀體。」

從不同的面向，論述古人對復活的觀點與做法，同時也揭示各篇具體的主要觀念，如：「中國對家族的重視具體顯現於喪服，喪服的區別即親戚的組織。可以參考章景明的《先秦喪服制度考》。」「〈士喪禮〉為喪禮行動的儀節，一方面可以瞭解了解古代習俗，比較古今之異。另一方面，也能認識古人對死人的觀念。」從〈喪服〉與〈士喪禮〉的區別與影響，達到解經的見樹見林之效。

## （二）二重證據法的實踐

禮學思想以具體可見的名物制度為表徵，後者遂為講授禮學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。青銅彝器屬於古代名物制度的範圍，因其種類豐富，應用的方式和場合不同，彝器上的銘文更是了解古代社會、禮儀、文化的重要憑藉，因而先生另外開設金文、青銅彝器等課程，豐厚學生的知識基礎，亦使課程主從分明。曾永義教授曾指出先生重視研究一門學問要能旁通其他學問，故兼治、兼講諸學；詹海雲教授以

為：「鐘鼎彝器款識之浸潤更是孔先生三《禮》研究方法的重要來源。」<sup>27</sup> 是知先生應用近代出土文物闡明《儀禮》內容，體現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及其影響<sup>28</sup>。下面舉出課堂上討論「鞞鞞」所引用的文獻，以見其一隅。

《說文》：「鞞，鞞或從韋。」又：「市，鞞也。」又：「鞞，士無市，有鞞。」<sup>29</sup>

《說文》：「鞞，鞞也。所以蔽前者。」（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五篇下，頁 237）

《禮記·玉藻》：「一命，緇鞞、幽衡。再命，赤鞞，幽衡。三命，赤鞞，蔥衡。」<sup>30</sup>

發補充資料：陳瑞庚先生《士昏禮服飾考》，頁四十三，圖十二。

鞞，保存衣服最原始的模樣。

朱市  市：毛公鼎

赤市  ：智壺

赤口市  ：揚簋（宋以下，將釋作「環」；郭沫若則認為是「鞞」之初文，即「鞞（韋市）」的合文）

《詩·小雅·采芑》：「朱芑斯皇。」（《詩·小雅·采芑》，卷 10-2，頁 361）

《詩·曹風·候人》：「三百赤芑。」（《詩·曹風·候人》，卷 7-3，頁 269）

《詩·小雅·采菽》：「赤芑在股。」（《詩·小雅·采菽》，卷 15-1，頁 501）

伯晨鼎： 「幽夫」。此「夫」即「芑」、「鞞」。

趙鼎：  「赤市幽夫」。「夫」即芑、鞞。「夫」為指事字。

鞞：指鞞的顏色而言，「鞞鞞」：鞞色的鞞。

<sup>27</sup> 曾永義：〈我所知道的孔德成先生〉；詹海雲：〈孔德成先生禮學研究之特色〉，頁 212。

<sup>28</sup> 詹海雲：〈孔德成先生禮學研究之特色〉，頁 214，註 9、頁 223。

<sup>29</sup> 〔漢〕許慎著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公司，1998 年），七篇下，頁 366-367。

<sup>30</sup> 《禮記·玉藻》，卷 30，頁 561。按：本文所引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均據清朝阮元審定、盧宣旬校：《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55 年據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影印），下文不另標明出版項。

《詩·小雅·瞻彼洛矣》：「韎韐有奭，以作六師。」（《詩·小雅·瞻彼洛矣》，卷14-2，頁678）

〈士冠禮〉：「爵弁服，纁裳、純衣、緇帶，韎韐。」鄭注：「士染以茅蒐，因以名焉，今齊人名蒨為韎。」（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，卷2，頁15）

《說文》：「市，鞞也，上古衣蔽前而已。市，以象之。天子朱市，諸侯赤市，卿、大夫蔥衡（段注：卿大夫下，當有「赤市」二字）。……凡市之屬皆從市。鞞，篆文市，从韋从友。俗作『紱』。」又，「鞞，紱也。……下廣二尺，上廣一尺，其頸五寸。一命緼鞞，再命赤鞞。（段注：〈玉藻〉曰：一命緼鞞、幽衡，再命赤鞞、赤衡，三命赤鞞、蔥衡。）」（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七篇下，頁366；五篇下，頁237）

《禮記·玉藻》也有相同資料。

鄭注：「此玄冕、爵弁之鞞，尊祭服異其名耳。」天子命諸侯最多九命（含），不可超過。

〈玉藻〉孔疏：「鞞謂蔽膝。」（《禮記·玉藻》，卷30，頁560、561）

引用《說文解字》、《禮記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儀禮》及金文等豐富文獻，精詳地考辨鞞的字詞與形制，為研究生具體展示探索名物的方法與嚴謹性。〈士喪禮〉設東方之饌說：

角觶（角觶用牛角來製造，非銅、陶、木製造。酒杯之名。觶器物是宋人定名，宋人叫此物為觶。酒器多是由宋人定名，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，只好依宋人講），木枲（古代枲是勺子。醴酒帶有渣滓，用來吃原料的器物為枲，不然酒杯中的渣滓就吃不到了。安陽發現過以銅作的枲，似壓舌板），駝豆兩（鄭注：「駝，白也。」駝和白色無關，何以駝當白色講，無解）。

這段分別說明三種器物：其一，說明「觶」的材質，兼述命名由來與歷史局限。其二，「枲」則說明形制與用途，並引近代出土文物為證。其三，駝豆。之前在課堂上，已經講述過豆的形制，故先生於此不再重複講解；惟針對鄭玄釋「駝」字為「白」，闕疑不論，可見先生「析理入微，於所難知，強調闕疑」<sup>31</sup>。此外，名物制度

<sup>31</sup>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：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》，頁765。

若無實物說明、演示禮儀，解說時，學生容易混淆、模糊。當年為拍攝「土昏禮」影片製作的爵、俎等道具，仍保留在臺大中文系。授課時，如有相關內容，取以為說明形制、儀節之用，成為教學資源，增進教學成效。

在兩岸資訊尚未開放時，先生善加運用海外管道或中央社等取得考古報導<sup>32</sup>，足見其好學與教學熱忱。不僅如此，先生亦提出省思：「大家往往視其外在規定，而不探討其源、真正原始的情況。受西方的理論、學問、民俗學、考古學、社會學……，才開始著重於原始面貌基本理論的探究。這樣的方法是好的，但結論不一定正確。」

### （三）禮說的應用與考辨

孔先生講解經文，也講解禮說、進行考辨，引領學生實質地認識經學詮釋。如：

〈喪服〉斬衰「父為長子」，鄭注：「不言嫡子，通上下也，亦言立嫡以長。」<sup>33</sup>

〈喪服〉齊衰期「為眾子」，鄭注：「眾子者，長子之弟，及妻子、女子，在室亦如之。士謂之眾子，未能遠別也。大夫則謂之庶子，降之為大功。天子國君不服之，〈內則〉曰：冢子未食而見，必執其右手。適子、庶子已食而見，必循其首。」（《儀禮鄭注句讀·喪禮十一》，頁12上）

《禮記·內則》鄭注：「天子、諸侯尊，別世子，雖同母，禮則異矣。未食、已食，急正緩庶之義也。」（《禮記·玉藻》，卷28，頁538）

鄭玄按階級區分其子稱謂：士之子別為長子、眾子，大夫之子為嫡子、庶子，天子諸侯之子為冢子、適子、庶子。先生以為「適子、庶子」因母親身分而稱謂不同，「冢子」因其有繼承權而言。「庶子」稱謂之源：其一，妾之子，因為妾又稱「庶母」，所以其子稱為「庶子」。其二，庶即眾也，一般的兒子。繼引清朝胡培翬《儀禮正義》：

<sup>32</sup> 黃啟書：〈禮學研究〉，頁61。

<sup>33</sup> [清]張爾岐：《儀禮鄭注句讀·喪禮十一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頁5上。

或疑注分別士、大夫為非。案：鄭以經每言「大夫之嫡子」、「大夫之庶子」，故以「長子」、「眾子」為士之稱。……其實，「長子」、「眾子」與「嫡子」、「庶子」名異實同。凡言長子者則不獨長子之弟為眾子，而妻子亦為眾子。言適子則不獨妻子為庶子，而適子之同母弟亦為庶子。經中凡以適對庶言者，適謂適長一人，其餘皆庶也。<sup>34</sup>

孔先生指出「胡說蓋是」，又指出經文確實曾言大夫適子、庶子之例：其一，大夫言適子者，如齊衰期不杖麻履，「大夫之適子為妻」。其二，大夫言庶子者，如大功，即葛九月章：「大夫之庶子為母、妻、昆弟。」又按總麻三月章：「士為庶母。」是士有庶母，則士亦應有「庶子」。於是再參：

〈士喪禮〉親者庶兄弟朋友禭章：「庶兄弟禭，使人以將命于室。」

鄭注：庶兄弟，即眾兄弟也。變眾言庶，容同姓耳。（《儀禮鄭句注讀·士喪第十二》，頁4上）

胡疏：上經親者在室（孔先生按：〈尸在室，主人以下哭位章〉，〈士喪第十二〉，頁2下），下即言眾兄弟故知此次親者，即眾兄弟也。（《儀禮正義》，卷26，頁1662）

庶、眾二字，可互用。孔先生根據經文之異同，檢覈鄭說，以為士、大夫之子異稱缺乏憑據，認為胡培翬「名異實同」之說為是。

言及古代服飾時，〈士冠禮〉：「屨，夏用葛，玄端黑屨。」鄭注：「屨者，順裳色。玄端黑屨，以玄裳為正也。」賈公彥疏引而申之為：「禮之通例：衣與冠同，屨與裳同，故云順裳色也。」〈士冠禮〉：「主人玄冠朝服，緇帶，素鞞。」鄭注：「朝服者，十五升布衣，而素裳也。衣不言色者，衣與冠同也。」賈疏：「禮之通例，衣與冠同色。……裳與鞞同色。經直云朝服，不言色，與冠同可知也。」<sup>35</sup>孔先生引用清人凌廷堪《禮經釋例》「凡衣與冠同色，裳與鞞同色，屨與裳同色」條，凌氏說：

亦有屨與裳不同色者，玄端用黑屨，而裳則有玄裳、黃裳、雜裳之異是也。注疏蓋舉其多者言之耳。故疏亦云「其衣冠異色」，經即別言之。衣與冠之

<sup>34</sup> [清]胡培翬：《儀禮正義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卷22，頁1417-1418。

<sup>35</sup> 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，卷3，頁32；卷1，頁3。

例既然，則裳與鞞、屨與裳之例可知也。<sup>36</sup>

凌氏指出鄭玄裳屨同色之說乃就多數而言，並非絕對如此。孔先生又補充一條《詩·車攻》「赤芾金舄」，若依鄭義「鞞及裳同色，屨順裳色」，則屨與裳應同色，惟據此則不然矣。

孔先生執行《儀禮》復原研究時，「運用考古學、民俗學、古器物學，參互比較文獻上材料，以及歷代學者之研究心得，詳慎考證」<sup>37</sup>。據上述觀之，先生於教學亦採用相同的方法與態度。

#### （四）文史知識的補充

孔先生「喜歡講故事」，講些有趣的掌故<sup>38</sup>。課堂上，也時常說些晚清民初的掌故。授課時，如需相關古籍或仿製禮器，由於學長們較為了解存放地點，因而多由學長們前去領取。在等待的過程中，孔先生會說些有趣的掌故或與經文相關的文史知識，使得素稱「難讀」的《儀禮》平易許多。

關於建築制度的補充，如：「中國古代的房子多是土製、木製，所以無法保持長久。因此古代考古只有看地面的地基而加以復原、想像其立體型態。」讓學生在書面文獻之外，明瞭古代建築的復原根據，增進對於考古的認識。「正妻居正室，姨太太居側室，不能住正房，所以以所居之處來指稱其身分：正房、側室。中國人不是多妻制，只有一個妻子，其他為姨太太。而回教的眾多太太身分平等，不分正、側或大小，所以為多妻制。中國至少到了春秋時，妻妾制度已非常明確。《禮記》：『古者天子后。』天子的太太稱作『后』相當晚，約至春秋。清代貴族、富有人家都有姨太太，世俗亦以此為尚，並且以之判定是否為貴族。姨太太地位低，等同下人：不能和老爺夫人同桌進食，不能呼自己子女的名字。」將宮室的區別對應妻妾身分地位的差異，具體呈現禮制尊卑，說明後世妻妾情形，使學生連結清代小說內容，饒富興味。

<sup>36</sup> [清]凌廷堪：〈器服之例下〉，《禮經釋例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4年），卷12，頁602。

<sup>37</sup> 孔德成先生：〈儀禮復原研究叢刊序〉，頁1。

<sup>38</sup> 2016年10月14日王鏗於杭州採訪葉國良先生，經張琪等整理為〈悠遊經史，詮釋傳統——葉國良先生訪談錄（四）〉，2017年4月4日公開於網頁 <https://ppt.cc/fyaS8x>，檢索日期：2018年4月16日。

關於器物的補充，如〈士喪禮〉：「祝反降，及執事執饌。士盥，舉鼎入，西面北上，如初。」孔先生說：「士人洗手，舉鼎（三鼎）入院子，面向西邊，以北邊為上，依次而降。鼎上有字的那一面朝西，以北為第一，在其南第二，又南第三。」「鼎可能形制一樣，但因為內容物（祭品）而分出第一、第二，或上下。鼎刻字的地方：圓鼎刻在腹內、單足的上方，另二足圍住的腹內則不一定刻。單足上方、腹內刻字處為正面。人站立時，與鼎銘文相向的方向為正面，如康鼎。方形鼎也是以有銘文的為正面。」以經文字句、注疏為講述主體，補充相關的文史知識；調整授課的節奏，厚實學生的知識背景，也能提升課堂上的專注力。

研究所階段的課程，以培育未來的研究、教學人才為主。先生深入而周延地講解經義、補充相關文史知識，厚實、推廣學生的知識；體現二重證據法、應用與考辨禮說，並提出自己的觀點與省思，於其所疑則闕如，具體地揭示治《儀禮》之門徑。因而先生的講學不只是教學，也是研究態度、方法、結果的表率。

#### 四、葉國良教授大學部「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」 課程的講授

臺大中文系大學部經常性課程中，日、夜間部皆設《禮記》，咸由孔先生弟子講授，日間部由中央大學章景明教授長期兼任，夜間部則為葉國良教授擔任。

章景明教授，於五十六學年度由孔德成先生指導，以《先秦喪服制度考》取得碩士學位；之後由孔德成、屈萬里先生聯合指導，於六十一學年度以《周代祖先祭祀制度》獲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，另撰有專書《殷周廟制論稿》與〈儒家對於喪禮的基本觀念與態度〉、〈戰國時代貴族飲食生活初探〉、〈周禮軍制考實〉等多篇期刊論文<sup>39</sup>。關於《禮記》課程，一〇三學年度年上學期的課程概述說：

<sup>39</sup> 章景明：〈儒家對於喪禮的基本觀念與態度〉，《孔孟月刊》第6卷第4期（1967年12月），頁7-9；〈戰國時代貴族飲食生活初探〉，《孔孟月刊》第10卷第3期（1971年11月），頁12-15；〈祭喪之禮吉凶觀念之分別〉，《孔孟月刊》第14卷第10期（1976年6月），頁26-29；〈孔子思想在現代生活之中之價值〉，《孔孟月刊》第24卷第9期（1986年5月），頁3-7；〈周人宗法制度考〉，《幼獅學誌》第19卷第3期（1987年5月），頁54-89；〈禴祠烝嘗考辨〉，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》第5期（1987年6月），頁9-28；〈周禮軍制考實〉，《幼獅學誌》第20卷第2期（1988年10月），頁1-52；《先秦喪服制度考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1年）；《周代祖先祭祀制

「本課程旨在使學生能解讀《禮記》其文，並進而了解中國古代之禮俗。」<sup>40</sup> 據八十九學年度入學選修該課程的李馥名女士表示：章教授以清朝孫詒讓《禮記集解》為教材，按照篇章，依序擇要解釋《禮記》的內容，也會按照禮儀種類，歸納相關的儀節，講解十分清楚。章教授上課時，會在黑板畫出清楚的圖示，例如畫出古人的「餐盤」以說明脯、飯等位置，如何切肉、居室安排、如何登堂入室等，繪圖線條工整，猶如圖錄，令同學印象深刻；課堂上也時常提起和葉國良老師等人一起製作「士昏禮」動畫等事宜，言談之中，充分感受章教授對禮學的熱情和人情的懷念<sup>41</sup>。此外，章教授講授《禮記》包含禮儀性的篇章，〈中庸〉、〈大學〉等義理思想較濃厚的篇章亦兼及之，呈現名物制度、義理思想並重的特色<sup>42</sup>。一〇四學年度，由葉國良教授接替《禮記》課程。

葉國良教授民國六十年畢業於臺大中文系後，服役兩年。役畢，就讀該校之中國文學研究所，碩士論文由屈萬里先生指導，六十七年以《宋人疑經改經考》畢業。屈先生辭世後，遵師長遺命，請孔德成先生指導博士論文，以《宋代金石學研究》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。畢業後，承孔先生指示：「今人罕治石刻之學，可稍事之。」其後十餘年遂以此為主要研究方向，先後撰寫《石學蠡探》、《石學續探》，並旁及經學、禮俗等研究，著有《古代禮制與風俗》、《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》（合著）、《經學通論》（合著）、《經學側論》等書，近年側重於三《禮》研

---

度》（臺北：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73年）；《殷周廟制論稿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79年）。

<sup>40</sup> 臺大課程網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大綱，網址：<https://nol2.aca.ntu.edu.tw/nol/guest/index.php>，檢索日期：2018 年 4 月 10 日。

<sup>41</sup> 透過友人說明並協助聯繫，承李馥名女士描述章教授上課情形，謹此一併申謝。按：97 學年度修課同學表示課程內容為「禮」之概論、三《禮》解題、《禮記》選讀為主，章教授「選讀講得很仔細！他會先念過一次，再逐字解釋意思，最後說明那一則的大意或主旨。我個人覺得很像高中的國文課，相當紮實。整體來說，章景明老師的教法深入淺出，讓學生容易掌握讀禮記的大原則」。在課後，也很願意回答同學的問題，「大概是我見過最可愛的儒者吧」。參見網址：<https://www.ptt.cc/bbs/NTUCH-HW/M.1248921132.A.E3F.html>（發表於 2009 年 7 月 30 日），檢索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28 日。另外，98 學年度修課同學認為：「上課收穫很多，是中文系四年來可以排進前五名的愛課。」參見網址：<https://www.ptt.cc/bbs/NTUcourse/M.1296673596.A.B2B.html>（發表於 2011 年 2 月 3 日），檢索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28 日。

<sup>42</sup> 此為彭美玲教授提供，謹此致謝。

究，旁及相關的出土文物<sup>43</sup>，陸續出版《禮學研究的諸面向》、《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》。歷年來指導與禮學相關之碩博士學位論文，依內容的著重點可分為三類：其一，論述特定禮儀內涵或流變者，如：呂敦華《唐代婚禮研究》、文炳淳《包山楚簡所見楚官制研究》、彭曉鈺《清代官員丁憂制度及其在鄉活動》、狄君宏《饗禮、食禮、燕禮比較研究》、顧覺民《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版研究》、張明娜《先秦齋戒禮研究》、曾佩芬《鄉飲酒禮的源流及其社會功能》、張明娜《歷代顧命禮之研究》。其二，闡發禮學著作義蘊者，如：羅健蔚《鄭玄《三禮注》說《詩》與引《詩》之研究》、張秀玲《程瑤田《儀禮喪服文足徵記》研究》、陳胤豪《劉師培《周禮古注集疏》研究》。其三，探討禮學研究方法，如：彭美玲《古代禮俗左右之辨研究——以三《禮》為中心》、鄭雯馨《論《儀禮》禮例研究法——以鄭玄、賈公彥、凌廷堪為討論中心》、羅健蔚《鄭玄會通三《禮》研究》。

此外，承繼孔德成、臺靜農兩位先生因《儀禮》復原研究成果攝製「士昏禮」黑白影片的腳步，葉教授結合現代科技，改製為《儀禮士昏禮彩色 3D 動畫》光碟，延長影片壽命的同時，也有助於禮學教育的推廣。同時有鑒於名物制度對中文系學生的重要性，葉教授曾在大學部開設「文史基礎」課程，以《古代禮制與風俗》為教材，闡述禮儀、官制、度量衡、衣物飲食等內容；講授「金石學」，自編講義說明青銅器、石器的類別、形制、器用、文字等，皆有補於禮學教育。

從八十二學年度起，葉教授於大學夜間部開設《禮記》課程多年。自九十三學年度開始，葉教授自編教材，佐以清人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，開設中文系選修兼通識「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」課程，增進學生對社會禮俗的認知<sup>44</sup>。下文將以該課程為說明對象。

「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」一〇二學年度第二學期之課程概述說：「中國生命禮俗，有其悠久之傳統，從可考的西周時期傳承到現代，期間儘管有所變革，但仍保有特定的精神與儀式。生於現代社會的人士，既然仍舊從事生命禮俗活動，則對於該活動的意義與期間的變革有所了解，無疑可以提升生命的價值。基於以上的了解，本課程將分成生育、成年、婚禮、喪祭等單元講授，每個單元都從先秦介紹到現代。

<sup>43</sup> 上述詳參黃啟書：〈葉國良教授的治學觀念與教學理念〉，林慶彰主編：《當代臺灣經學人物 第一輯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5年），頁126-127。按：本文原發表於《國文天地》第23卷第6期（2007年11月），頁103-107。

<sup>44</sup> 葉國良：〈自序〉，《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》，頁5。

先秦的部分是源頭，最為重要，因此以《儀禮》以及《禮記》中〈檀弓〉、〈冠義〉、〈昏義〉、〈內則〉、〈三年問〉諸篇為主要素材，加入史傳、小說、詩詞等資料，詳細講解，使學生了解各該禮俗的來源、演變及意義，引導學生了解現代生命禮俗的來源，從而對傳統禮俗有更深刻的認識，對傳統文化有更深厚的感情。」<sup>45</sup>課程開設後，廣受學生歡迎，曾獲優良教師、優質通識等肯定。民國一〇三年，葉教授整理歷年教材出版，以便教學與推廣，因而下文將配合課堂講授形式，以《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》一書的內容為主，敘述課程輪廓。

### （一）課程脈絡的建構

學期開始的第一週，先進行課程概述。除了基本資訊、成績計算方式、參考書目外，最重要的是界定課程內涵。其一，課程所涉及的禮、俗，二者或有不同，但無絕對的區別，彼此相互影響，因而禮俗、禮制、禮儀、民俗等詞彙意義有重疊處。其二，從社會、文化和心理學方面說明過渡儀式與生命禮俗具有的意義。其三，從外在儀式與內在含義說明禮文和禮意。以上述為基礎，闡明課程將以生育、成年與成人、結婚、慶生、喪葬、祭祀等重要禮俗為內容，並說明箇中禮文與禮意的關係，最後揭示研究禮俗的基本方法，有助於學生進一步探討。

進行各單元內容時，先簡要介紹禮意，接著帶領學生閱讀先秦禮俗文獻，說明禮文和禮意，並針對特定議題詳細討論。然後，勾勒該禮俗在歷代的發展情形，觀察淵源與流變。在闡明禮俗原委後，旁及相關的文學或文物，擴展認知面向。最後，提出對於近代禮俗的思考，使古禮以為今用。下文以成年與成人禮俗為例，具體呈現課程進行方式。

首先，說明各民族施行成丁禮、成年禮、成人禮的情形。成丁禮具有考核的過程，受試者年齡只有十多歲，考試的標準以忍受痛苦的程度為主，能力為次。成年禮，以生理成熟（年齡）為主，具有結婚、經濟等考量。成人禮，則是具備社會上要求的知識、能力和品德而舉行的儀式。「成年禮和成人禮是從成丁禮演化而來」，同一民族在社會進程的同一階段中，成丁禮、成年禮、成人禮不會同時存在。而中國古代漢族的典籍找不到成丁禮的記載，從開始便是冠笄之禮的成人禮，

<sup>45</sup> 臺大課程網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大綱，網址：<https://nol2.aca.ntu.edu.tw/nol/guest/index.php>，檢索日期：2018 年 4 月 10 日。

這說明中國文化的形成具有悠久的歷史<sup>46</sup>。

接著，帶領學生閱讀先秦成年與成人禮俗的文獻，包括簡述屬於男子的《儀禮·士冠禮》衣物、先行禮儀、三加冠、見母、見兄弟姐妹、見國君與鄉大夫、鄉先生等儀節，說明男子行冠禮年齡有地域、階層的差異。另一方面，根據《禮記·內則》、《禮記·曲禮上》、《禮記·雜記下》記載的女子笄禮，解釋隨著年齡而改變女子服飾，並培養紡織、執行祭祀等能力。

關於成年與成人禮的議題討論，以「名外取字」為主。歷來禮學家認為諱名稱字是對成人的尊敬，其禮為聖人所定。葉教授以為其禮意與來源，仍有值得闡明之處。從而觀察男女取字之後，進入社會或嫁入異姓，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樣受到保護，可能面對異姓或其他人士不善意的對待，因而須採取防禦措施。對照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《金枝》的記載，古埃及、中澳大利亞等許多民族認為「名」等同自身，傷害「名」便能傷害「我」，因而以「名」為禁忌，另取一「假名」，即字，作為保護。葉教授以為古漢族之所以諱「名」取「字」，是基於遠古時代的巫術思維，意義則避禍遠害，「只是到了人文精神較盛的周代，已轉化為較固定的禮制，將稱『字』的『無敵意』轉化為『禮貌』，將稱『名』的『有敵意』轉化為『不禮貌』」。進而闡釋君前臣名、父前子名、婚禮問名等禮意<sup>47</sup>。

然後闡述漢族成年和成人禮俗的演變，「將禮俗放在歷史的脈絡中講述，使學習過程具有歷史感」<sup>48</sup>。周代的成年與成人禮俗以貴族封建體制為基礎，隨著封建瓦解，三加（行三次加冠禮）已失去社會意義，因而除了帝王、太子外，典籍史冊很少記載這類禮儀。一般人雖不行冠禮，但取字仍是必要的，從陶淵明〈命子詩〉、劉禹錫〈名子說〉仍可得知一二。各地風俗也有些不同，如福建省安溪縣冠婚合一、河北省完縣共同公布名、字，再參考浙江省西南山區、臺灣做十六歲習俗，指出後代所行多著重於成年禮的面向<sup>49</sup>。

與成年、成人禮俗相關的文學，如「字說」，表明取字的出典和期盼祝福的話語，作為紀念、惕勵之用，又別稱字序、字解、字辭、祝辭、名序、女子字說等。

<sup>46</sup> 以上詳參葉國良：《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》，頁 38。

<sup>47</sup> 同前註，頁 50-57。

<sup>48</sup> 張琪等整理：〈悠遊經史，詮釋傳統——葉國良先生訪談錄（三）〉，網址：<https://ppt.cc/fyaS8x>，檢索日期：2018 年 4 月 16 日。

<sup>49</sup> 葉國良：《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》，頁 58-69。

據葉教授的收集，字說目前最早見於宋朝初年柳開，此後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文集大量載錄這類作品。課堂上舉出蘇軾〈文與可字說〉為例，對照前述的陶淵明〈命子詩〉、劉禹錫〈名子說〉，名與字皆為父親所命，認為陶、劉二文「同時是名說、字說的起源，也可說字說是創作名說而附帶產生的」，二文當為宋代以後大量此類文章的濫觴<sup>50</sup>。

最後結合該單元內容，針對目前社會現狀，提出恢復成人禮的呼籲與思考。課程先舉出近代臺灣地方政府曾施行的成年禮、做十六歲、布農族等儀式為例，認為現代青年學歷、知識水平高，符合成人禮部分條件，所缺乏者當在於責任感。故若欲設計理想的成人禮，當考量下列三點：第一，要符合現代社會現實。第二，要具有期勉意義。第三，要在眾人見證下舉行<sup>51</sup>。

一個單元的講述首尾相應，使學生的理解通透。配合文學或文物的講解，不僅引發學生興趣，也能體悟學問之間的融會貫通。最後從歷代演變脈絡中掌握重要原則，思考當代施行的禮俗，在古為今用之餘，也讓學生重新省視日常生活、關懷社會。

## （二）不同文化的參照

課程內容以古漢族生命禮俗為主體，講述過程中，廣泛應用三《禮》、《論語》、史書、後代禮書、筆記、詩詞、小說等材料，內容豐富。其中，參照不同文化的禮俗對於解釋禮學所發揮的作用，相當值得留意。下文從婚禮舉出三例加以說明。

其一，運用異族婚姻形式和語言，解釋古漢族親屬稱謂的重疊。雲南白族的那馬人，採姑表婚（又稱姑表舅表優先婚、隔代交換婚），即女兒優先嫁到舅舅家，長期循環，在這種婚姻制度下，舅舅即公公，姑姑即岳母。而雲南獨龍族則採取長循環交換婚（又稱單向姑舅表優先婚），即甲家嫁女兒到乙家，乙家嫁丙家，丙家嫁丁家，丁家嫁戊家，戊家再嫁回甲家；如此，姑姑即婆婆，舅舅即岳父，女婿即外甥，因而在他們的語言中，這三組親族稱謂的發音是相同的。中國古代可能有過這兩種婚姻制度，遂在親族稱謂反映出類似的現象，例如：《禮記·昏義》以舅姑

<sup>50</sup> 同前註，頁 70-76。

<sup>51</sup> 同前註，頁 76-80。

為公婆、〈坊記〉以舅姑為岳父母、《爾雅·釋親》更是總結說：「母之舅弟為舅，夫之父為舅，妻之父為外舅。父之姊妹為姑，夫之母為姑，妻之母為外姑。」

其二，據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，古漢族行嫁娶婚，迄今仍為主流，但世界上仍有其他民族採取不同的婚姻模式。如吉爾吉斯共和國目前仍行搶婚，法律雖然不允許，惟刑罰甚輕，許多男子仍從此法。雲南納西族摩梭人施行阿注婚，年輕男女屬於不同母系血緣關係或同系相隔三至五代以上，即可建立阿注關係：男子在夜間到相好的女子家過偶居生活，次日黎明返回自己母親家裏，男女彼此不稱夫妻，而以「阿注」相稱。阿注關係並不穩定，可長可久，且多數男女終身可有好幾個阿注。而雲南的布朗族從經濟考量，實施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，分工合作，建立富裕而完整的家庭。古漢族的一夫多妻，旨在於確保權力，於是有媵妾、後宮三千佳麗之說。

其三，古漢族和異族文化交流，豐富傳統禮俗的內容，如：在青廬待娶、在女家成親。漢末的北方社會漸受胡風影響，嫁娶時，有的女家架設青廬於大門內庭院的西南吉地，面向東方，等待迎娶。一直到唐代，北方社會嫁娶依然如此。此外，唐代因士子雲遊四方，遂依胡風在女家成婚。宋代胡風消退，陸續恢復在房室、在夫家成親的古禮形式。又如先秦婚禮沒有刁難女婿親迎的習俗，北朝以來漸興障車、下壻之俗。障車，即攔阻女婿親迎的車馬行進，提出一些難題要求回答，藉故刁難女婿，引來笑樂，還可取些小財。下壻，為在言語或行動上故意屈辱女婿，女婿入門每到一處，便要求賦詩或答話，否則不予放行，目的是挫挫女婿銳氣。這和障車是同一思維，也是周邊民族的風俗<sup>52</sup>。

值得補充說明的是，上述冠笄禮取字、異族文化交流等皆為葉教授之研究成果。冠笄禮取字，來自〈冠笄之禮中取字的意義〉一文，原先收於合著之《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》，後載於專書《禮學研究的諸向面》。異族文化交流，為〈從婚喪禮俗中的異族文化成分〉之研究成果，亦收入同書。而葉教授於研究所開設的課程，更是充分應用其研究成果。凡此皆顯示研究與教學相互充盈，增進教學品質。

<sup>52</sup> 上述詳參同前註，頁 82-120。

### (三) 教研方法的重視

由於選修人數眾多，課程廣泛應用各種方法，以提升教學效果。如講授過程中，使用投影片呈現講義的文字內容，以便於近二百位的學生同時掌握目前講授的章節。同時，葉教授以接近口語的方式解釋禮俗文獻的文言文，「不喜歡好高騖遠的言論」<sup>53</sup>，不做學術論文式的討論，避免枯燥艱澀之餘，也提升學生的親近感。課堂上歡迎同學舉手發問，往往帶來熱烈的討論氣氛。而各單元皆設有課後的「自我測試」，使學生能藉此複習、確認學習成效。

另一方面，因學生人數眾多，為促進溝通效率、照應學習需求，善用便利的課程網站。每學期課程開始，在網頁上公告各單元講授內容，讓學生自行下載。之後，助教在網頁上公告課程、考試等訊息，及管理學習成績。學生亦可在網頁上提出問題，由助教回覆，或進一步由教師答覆。期中考作答詳盡完整者，匿名放上網頁，以供同學參考、對照評量標準。此外，也接受同學以電子信件往來聯絡、提問。

除了上述課程實際運作的面向外，講授內容也呈現對研究方法的重視。如：「研究禮俗的基本方法」單元，提出比較民俗學的研究方法，其步驟包括：1. 觀察要完整，須盡可能地蒐集相關文獻、就地深入參與。2. 描述要求準確，則應請教和詢問當地人士。3. 比較的重點在於差異性或共同性，如此一來，將產生後續分析的焦點。4. 分析。解釋異同時，不僅應追溯歷史，從文化、信仰等方面分析，也需要至少兩個樣本，方能使歷時性或共時性的比對較為完整。在解釋上述步驟後，葉教授進而從歷時性、共時性二方面統整全學期各單元的內容，提供學生從新的角度衡量習得的知識。後續針對歷時性，歸納出禮俗變遷的兩大因素：一是禮俗自身不夠合理，因而改變；二是受到外來強勢文化的衝擊，因而改變。至於變遷方向，則有融合與轉化兩種：「所謂融合，指異民族（地區）的某些文化被本民族（地區）接受，與本民族的文化同時存在。所謂轉化，指異民族（地區）的某文化與本民族（地區）的文化融合後，受到本民族（地區）文化的強勢影響，有所轉變，甚至難以辨識。」<sup>54</sup> 研究方法的揭示、現象的歸納及概念的提示，咸有助於銜接後續研究所課程。

<sup>53</sup> 黃啟書：〈葉國良教授的治學觀念與教學理念〉，頁 130。

<sup>54</sup> 上述詳參葉國良：《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》，頁 278-290。

綜上所述，葉教授講述中國傳統生命禮俗時，秉持著開放的態度。論諱「名」取「字」，摒除聖人制禮作樂的觀點，直探禮意，揭示自遠古巫術思維的有敵意與無敵意、周代人文精神的不禮貌與禮貌，乃至後代的演變。同時參照不同文化的禮俗，呈現彼此的觀點與異同，而不從優劣論。葉教授以為「傳統文明與當代文明，中華文化與他族文化，本非必然矛盾、無法相容，而是可以相互損益、尋求融合的」，並說：

因此，吾人詮釋經旨、檢討經義，不應先有我優彼劣的觀念，而應與其他文化的價值體系作客觀的比較；如此，經學才具有時代性及開放性，態度是平等而宏觀的，也才能在促進世界各民族相互了解上有所貢獻。<sup>55</sup>

於是吸收近代過渡禮儀的研究，從比較民俗學的角度切入，確立各種傳統禮俗的特色與意義，並呼籲調整或維護近代禮俗，客觀地指出古為今用的可能性，也顯示禮學講授與研究的時代意義。凡此當為葉教授的經學觀實質應用於教學的表現<sup>56</sup>。

## 五、結 語

本文從禮學課程「如何教」、「教什麼」著眼，觀察臺大中文系一九四九年至二〇一四年禮學課程的發展與內容。該系對於不同階段的學習歷程，具有明確教學原則：大學部精讀古籍文本，培養分析能力，必修與選修課程二者相互挹注，擴充、厚實文化背景。研究所課程在大學的基礎上，以訓練、應用分析能力為主，培養學生從事學術研究、教學等工作。於是表現在大學部《禮記》、中國傳統生命禮俗、文史基礎等禮學相關課程時，一方面研讀古籍，深化學生對傳統文獻的理解；另一方面，進行古今、中外的對照，擴展文化認識、確立傳統文化的特色。研究

<sup>55</sup> 葉國良：〈經學研究的範疇〉，《經學通論》，頁 68。

<sup>56</sup> 葉教授對於經學研究以為：「承認經書的存在，經學才有生命，所以經學研究以經書的研讀與詮釋為根本，不能只講經學史；若只講經學史，等於否認經學在現今仍具價值，經學將喪失其生命力，經學若喪失生命力，則經學史之研究亦成為可有可無之事。」見黃啟書：〈葉國良教授的治學觀念與教學理念〉，頁 127。關於研究經學應有的態度，「一、放棄『經書為聖賢作，經義皆善，違背經旨為惡』的觀點，擇善而從。二、揚棄大漢沙文主義，抱持平等宏觀的態度。三、開放故步自封的研究視角，吸收當代各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。四、批判違反人類文明發展的經說，闡揚具有時代意義的經旨」。見葉國良：〈經學研究的範疇〉，頁 66-69。

所之三《禮》研究、三《禮》綜合研究、三《禮》專題研究等課程，精讀文本的同時，綜合引用歷代學說與出土材料進行檢視、比對，而後提出看法，具體呈現研究的方法與態度。二個不同階段的課程猶如金字塔，由廣而深，各有重心。

以研究所課程而言，孔德成先生開設三《禮》課程長達五十餘年，作育無數英才。課程講授《儀禮》經義細緻而豐富，既包含字句解釋，也俯視禮儀本身的義涵，面面俱到。名物制度為三《禮》主要內容之一，先生旁徵博引傳世文獻、新出土文物、銘文以辨其形制或器用；詳細剖析後，方下定論或云其不解，誠實地面對學問。除了講解禮書的內容外，也應用或考辨歷代學說異同、是非，形成脈絡性的禮學詮釋。此外，先生在課堂上喜歡講些故事、掌故，既調整課程節奏，也讓學生增廣見聞。作為研究所課程，孔先生三《禮》課程的講授於字句解讀、禮意掌握、文獻根據、詮釋方法及研究態度等面向，洵為研究生的典範。

大學部課程部分，葉國良教授的中國傳統生命禮俗課程，以生命禮俗、禮文和禮意的結構為基礎，講授生育、成年與成人、結婚、慶生、喪葬、祭祀等單元，最後提示研究禮俗的基本方法。各單元之中，以先秦禮俗文獻為源頭，運用史書、後世禮書、筆記等勾勒禮俗流變，對照禮俗、文學或文物，終以近代禮俗的省思作結。條理井然，層層遞進，結合學術與社會關懷。講述過程中，運用比較民俗學的概念，對照中外差異而不從優劣論，豐富學生視野，也確立傳統文化特色。由於修課人數眾多，葉教授有意識地應用投影片、留意口語表達、提供課後「自我測試」、運用課程網功能等，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。在實質的教學方法外，為增進大學部與研究所的連結，課程中明確闡述比較民俗學的研究方法，以「觀察→描述→比較→分析」的步驟及其目標，並以課堂所學為例證，使學生能溫故知新。整體而言，中國傳統生命禮俗課程實乃葉教授經學觀的具體實踐。

綜觀孔先生和葉教授的禮學課程，具有一脈相承的精神。以方法言，孔先生實際運用二重證據法、比較民俗學於課堂講授，而不特別討論方法本身；葉教授則關為中國傳統生命禮俗課程單元之一，或獨立開設「古禮書與古禮儀節研究方法討論」課程(102-2、104-2、105-2)。二位先生的教學，都非常重視禮儀復原，或補經文所未言者，或當場繪圖討論行禮者的位置與面向，或請學生就地演練禮儀行止<sup>57</sup>，

<sup>57</sup> 西漢言禮，亦分為魯高堂生講解經義的「言」《士禮》、魯徐生演練儀節容態的「善為容」二脈。見〔漢〕司馬遷撰，〔劉宋〕裴駰集解，〔唐〕司馬貞索隱，〔唐〕張守節正義：《史記·儒林列

加深學習者的印象。孔先生曾指出，今日研究經學的態度「是既不盲目的疑古，也不盲目的崇古，只有本著近代的科學方法，以治史的態度，利用樸學大師們在語文學上所研究的成果，參以考古學、民族學等資料，以及整理出來的一部分思想史的材料，以欣賞美術之眼光，以神會古人之心思，來了解這殘缺不完的古史之一環。這樣，在數千年後，我們來讀一部古書的時候，對於它或者能夠多少的給予一點恢復原始狀態或本來面目的工作」<sup>58</sup>。基於清代樸學的研究成果，與近代的考古學、思想史接軌，以藝術的眼光體悟古人心思，誠可說明先生治學、教學的方法與理念。葉教授則進而運用考古學、人類學等觀點具體研究古漢族取字之由、異族文化交流對婚喪禮俗的影響，豐富並深化教學內容。以內容言，孔先生多年講授《儀禮》，課程內容連續講述而不重複，因其細講，「往往一學年僅講一篇（《儀禮》有十七篇），晚年更慢」<sup>59</sup>，學生想多學，因選修課名不能重複，只好旁聽，旁聽多年者比比皆是。孔先生去世後，葉教授承接三《禮》課程，改以學期為單位，每學期選授《儀禮》二至三篇，如朝聘禮研究(97-2、106-2)、射禮研究(98-2)、喪禮研究(101-2、104-1、106-1)、祭禮研究(103-1)、冠昏禮研究(105-1)等<sup>60</sup>，因應現代的選課制度，方便學生選修、培育人才。綜上所述，二位先生廣泛地運用民俗學、考古學、社會學等觀點與方法探討禮學，著重禮儀的復原，乃至關懷社會文化，不僅使禮學的內涵益形豐富，也使禮學的研究方法與應用，向前邁進一步。

---

傳》(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年)，卷121，頁3126。

<sup>58</sup> 孔德成：〈三禮解題〉，《孔孟月刊》第22卷第12期(1984年8月)，頁22。

<sup>59</sup> 黃啟書：〈禮學研究〉，頁61。

<sup>60</sup> 臺大課程網，網址：<https://nol.ntu.edu.tw/nol/guest/index.php>，檢索日期：2018年4月16日。

